

 大學叢刊 4

文學 漫談

◎ 大學叢刊 4

文 學 漫 談

余光中等著

主編：何步正 鄭 臻

發行人：陳達弘

出版者：環宇出版社

台北市58487信箱 電話：771827

郵政劃撥：14714號環宇書局帳戶

門市部：台北市成都路一號中國書城內特區

本社經內政部出版登記爲內版台業字第1333號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大學叢刊 4

談 漫 學 文
余光中等著

售價：N.T.\$18元

初版：民國59年7月

再版：民國61年4月

作者簡介

余光中

臺大外文系畢業。美國愛奧華大學碩士。著有詩集「蓮的聯想」、「五陵少年」、「敲打樂」、「在冷戰的年代」等。著作甚豐，不及備列。曾任「現代文學」等刊物主編。現任美國丹佛私立寺鐘女子學院客座教授。

顏元叔

臺大外文系畢業。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英美文學博士。著有「文學批評散論」、「文學的玄思」等。現任臺大外文系主任。

傅孝先

臺大外文系畢業。美國威斯康辛大學英美文學博士。英文論文散見美國 English Journal 等刊物。現任威斯康辛州立學院英文系教授。

劉紹銘

臺大外文系畢業。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比較文學博士。譯著有「魔桶」、「何索」等。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英文系講師。

馬莊穆

John McLellan。哈佛大學碩士。現任教師大英語系。是一位能以中文寫作的外國教授。

目錄

余光中

給莎士比亞的一封信

評「英美詩選」

顏元叔

從文學看科學

人類工程學

傅孝先

漫談紅樓夢及其詩詞

英美詩中之「風花雪月」

從天鵝到白燕

詩人與樹

一

一六

一三
二七

三五
四六
六五
七一

劉紹銘

馬料水書簡之一

七九

馬料水書簡之二

八五

馬莊穆

一個外國人看現代的中國文壇

九五

關於詹姆斯·喬埃斯作品裏的思想和感情

一〇六

那布可夫的天才和背景

一二三

對談與座談

亞里斯多德「詩學」中的哲學、詩、歷史的關係

一二二

中國的詩和小說

一三〇

文學、哲學與人生

一七〇

給

莎士比亞的一封信

余光中

莎士比亞先生：年初拜讀您在斯特拉福投郵的大札，知悉您有意來中國講學，真是驚喜交加，感奮莫名！可是我的欣悅並沒有維持多久。年來爲您講學的事情，奔走於學府與官署之間，舌敝脣焦，一點也不得要領。您的全集，皇皇四十部大著，果真居則充棟，出則汗人，搬來運去，實在費事，但在某些人的眼中，份量並沒有這樣子重，因此屢遭退件，退稿。我真是不好意思寫這封回信。不過您既已囑咐了我，我想我還是應該把和各方接洽的前後經過，向您一一報告於後：

首先，我要說明，我們這兒的文化官署，雖然也在提倡所謂文藝，事實上心裏是更重視科學的。舉個例，我們這兒的文學教授們，只有在「長期發展科學」的名義下，才能申請到文學研究

的津貼；好像雕蟲末技的文學，要沾上科學之光，才算名正言順，理直氣壯。您不是研究太空或電子的科學家，因此這兒對您的申請，坦白地說，並不那樣感到興趣。我們是一個講究學歷和資格的民族：在科學的時代，講究的是進士，在科學的時代，講究的是博士。所以當那些審查委員們在「學歷」一欄下，發現您只有中學程度，在「通曉語文」一欄中，只見您「拉丁文稍解，希臘文不通」的時候，他們就面有難色了。也真是的，您的學歷表也未免太寒賤了一點；要是您當日也曾去牛津或者劍橋什麼的註上一冊，情形就不同了。當時我還爲您一再辯護，說您雖然沒上過大學，全世界還沒有一家大學敢說不開您一課。那些審查委員聽了我的話，毫不動容，連眉毛也不抬一根，只說：「那不相干。我們只照規章辦事。既然繳不出文憑，就免談了。」

後來我靈機一動，想到您的作品，就把您的四十部大著，一股腦兒繳了上去。隔了好久，又給一股腦兒退了回來，理由是「不獲通過」。我立刻打了一個電話去，發現那些審查委員還沒散會，便親自趕去那官署向他們請教。

「尊友莎君的呈件不合規定，」一個老頭子答道。

「哦——爲什麼呢？」

「他沒有著作。」

「莎士比亞沒有著作？」我幾乎跳了起來。「他的詩和劇本不算著作嗎？」

「詩，劇本，散文，小說，都不合規定。我們要的是『學術著作』。」（他把『學術』兩字特別加強，但因為他的鄉音很重，聽起來在像說『瞎說豬炸』。）

「瞎說豬炸？什麼是——」

「正正經經的論文。譬如說，名著的批評，研究，考證等等，才算是瞎說豬炸。」

「您老人家能舉個例嗎？」我異常謙恭地說。他也不回答我，只管去卷宗堆裏搜尋，好一會才從一個卷宗裏抽出一疊表格來。「哪，像這些。漢姆萊特的心理分析，論漢姆萊特的悲劇精神，從佛洛伊德的觀點論漢姆萊特和他母親的關係，漢姆萊特著作年月考，Thou 和 You 在漢姆萊特中的用法，漢姆萊特史無其人說……」

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假如莎士比亞寫一篇十萬字的論文，叫漢姆萊特腳有雞眼考……」

「那我們就可以考慮考慮了，」他說。

「可是，說了半天，漢姆萊特就是莎士比亞的作品呀。與其讓莎士比亞去論漢姆萊特的雞眼，為什麼不能讓他乾脆繳上漢姆萊特原書呢？」

「那怎麼行？漢姆萊特是一本無根無據的創作，作不得數的。漢姆萊特腳有雞眼考就有根據了，根據的就是漢姆萊特。有根據，有來歷，才是瞎說豬炸。」

顯然，您要來我們這兒講學的事情，無論是在學歷上和著作上，都不能通過的。在「曾獲何

種榮譽」一欄裏，我也沒有辦法爲您填上什麼。您那個時候還沒有諾貝爾，普利澤，巴林根等等獎金，也不時與頒贈什麼榮譽博士學位。您的外文起碼得很，根本不可能去國外講學，或者出席國際筆會之類的大場面。桂冠呢，您那時候倒是有的，可惜您無緣一戴。

對了，說到獎金，我也曾爲您申請過的，不過您千萬不要見怪，我在這方面的企圖也不成功。有一個獎金委員會的理由是：「主題曖昧，意識模糊」。另一個委員會的評語是：「主題不夠積極性，沒有表現人性的光明面」。還有一個評審會的意見，也大同小異，不外是說您的作品「缺乏時代意識，沒有現實感；又太浪漫，不合古典的三一律」等等。我想，他們的批評，在他們自己看來，也是誠懇的。例如，有一位文學批評的權威，就指責您不該在李耳王中讓那些不孝的女兒反叛父親，又說漢姆萊特王子不夠積極和堅決，同時劇終忠奸雙方玉石俱毀，也顯得用意含混，不足爲訓。還有人說，羅密歐與朱麗葉的殉情未免過份誇張愛情，對青少年們恐怕會產生不良的影響。至於那卷十四行集，也有人說它太消極，而且有濃厚的個人主義的色彩云云。

至於大作在此間報紙副刊或雜誌上發表，機會恐怕也不太多。我們的編輯先生所歡迎的，還是以武俠，黑幕，或者女作家們每一張稿紙洒一瓶香水的「長篇哀艷悱惻奇情悲劇小說」爲主。我想來這兒講學的事，十有九成是吹了。沒有把您的囑咐辦妥，我感到非常的抱歉。不過我相信您不會把這些放在心上的。您所要爭取的，是千古，不是目前，是全人類的崇敬，不是幾夥外行

的喋喋不休，對嗎？涼風起自天末，還望您善自珍重。後會有期，說不定我會去西敏寺拜望您的。

順頌
健康

余
光
中
敬上

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四日

評

英美詩選

余光中

這本中譯的所謂「英美詩選」，在學術上，是一本不及格的書，在態度上，是一本不負責的書。

不及格和不負責，是不盡相同的。不及格，是指作者或譯者，在學養上尚未臻於從事此類工作的程度。不負責，是指他沒有誠心誠意地從事此項工作。也就是說，前者是「不能」，後者是「未盡所能」。有的人用心良苦，可惜學問不濟。有的人空有學問，可是草草了事。「英美詩選」的譯者，兼有兩者之短。下面擬就本書各方面的缺陷，擇要舉例：

先說體例。由於譯者欠缺文學史的觀念，本書對於英美詩人的選擇，乃呈輕重倒置的現象。例如古典作者之中，竟有勒佛雷斯而無米爾頓。戲劇家雪利頓在詩中並無地位，竟亦納入。現代

作家之中，艾略特一字不提，於詩並無貢獻的史蒂文生却有詩八篇之多。

次及每位入選作者的所謂「略傳」。這方面的錯誤和荒謬，令人與「從何說起」之感。例如莎士比亞明明死於一六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，譯者竟說他死於五月。莎劇三十七種，誤為三十五篇。莎氏的十四行，竟謂之「短歌集」。在介紹頗普時，竟說他「對文壇的貢獻，除了詩詞之外，還有他那男性美的氣質」。論及頗普所譯荷馬史詩，竟說「非常活潑真實，可說是做到了信達雅的地步」。頗普的諷刺詩 *Dunciad*（愚公列傳），竟音譯為毫無意義的「唐西德」。司考特的女婿（son-in-law）洛克哈特，變成了大作家的「養子」。司考特的兩篇長詩 *The Lay of the Last Minstrel* (1805) 和 *Marmion* (1808)，糊裏糊塗被合成一首詩，叫做「吟遊詩人馬密恩的最後民歌」，出版年代也給延至一八一〇年。這是不負責任的最好說明。

此外如「納爾遜傳」譯為「納爾遜的生活」，「流行民謠選」(*A Selection of Popular National Aire*) 譯為「祖國的空氣」，「論悲哀」(*On Melancholy*) 譯為「在悲哀之中」，「黃昏星號（船名）遇難記」譯為「長庚星的毀滅」，「貝凱特（人名）」(*Becket*) 譯為「環索」，「莫德（女子名）」(*Maud*) 譯為「披肩」，「亞瑟王之死」(*Morte D'Arthur*) 譯為「毛特底亞瑟」，「剝玉米皮的人」(*Cornhuskers*) 譯為「考恩休斯克爾」，「劣畫家」(*Duaber*) 譯為「泥水匠」等等，都是無知加上潦草的結果。一個譯者，面對他不熟悉的書名，最容易望文

生義。要測驗一個譯者的學養，最簡便的方法，是看他如何處理外文書名。使用這個方法，我們往往能在三分鐘內見出一本譯書的高下。

最荒謬的一個譯名，是拜倫早期的一首諷刺詩 *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*。原來拜倫在十九歲時出版的處女作「懶散的時光」，被「愛丁堡評論季刊」挖苦了一頓。憤怒的拜倫在兩年後遂又出版這篇諷刺詩，作為反擊。所以這篇作品，中譯應為「英格蘭的詩人和蘇格蘭的書評家」；不料本書譯者竟將它譯為「英國的馬甲和蘇格蘭的檢閱」！按 *Bard* 字，在某種情形下，是可作「護馬鎧甲」解的，可是譯者不想想看，英國的馬甲和蘇格蘭的檢閱有什麼關係？「英美詩選」一書，就是這種無知於先不愼於後的結果。例如在介紹濟慈的小傳之中，譯者竟說「濟慈的成就，是英國散文史上的光榮」。

至於譯詩的本身，缺陷更是層出不窮。有好幾首詩，並未全部譯出，亦不加以說明。例如司考特的一首「報國心」，原文共為十六行，在本書中僅譯了前面的六行就算了，沒有附註一個字說明是節譯。又如雪萊的名詩「雲」，原文共有六大段，凡八十四行，但本書譯文中僅見第一段的前十二行，其他段落毫無交待。這都是不負責任的表現。

莎士比亞戲劇中的片段，所謂「人生七程」（三頁）者，就有兩處嚴重的誤譯。應作「情人」解的 *mistress* 在譯文中誤為「夫人」，乃與上下文相互牴觸。稍後的一行：「大腹便便，其

中填滿了鷄肉」(In fair round belly with good capon lined)，其中 line 一字，在此作「填塞」解。譯文顯然手足無措，竟翻成「挺着圓圓的肚皮，以華麗的羽毛鑲邊」(四頁)。鄧約翰的名句：

If thou be'st born to strange sights,

Things invisible go see.

Ride ten thousand days and nights,

Till Age snow white hairs on thee;

假如你奇異的誕生在陌生的景象，

許多事物都不得而見，

十萬白晝和夜晚飄走，

直到韶光漂白了你的黑髮；(十五頁)

譯文沒有一行不錯。第一行的 born to strange sights 意為「生有異稟，能見異象」；譯者不明前置詞 to 的作用，乃有此誤解。第二行意為「何不遠行，且見識隱形之事物」，與譯文意思恰恰相反。第二行的「一萬」誤為「十萬」，完全不用心。「騎馬」譯成「飄走」，更屬信筆亂譯。第四行亦與原意頗有出入。

「留贈路嘉絲塔」的末四行，誤謬亦多：

Yet this inconstancy is such

As thou too shalt adore;

I could not love thee, Dear, so much,

Loved I not Honour more.

變易無常縱令如此，

但對你則太過崇愛；

親愛的，我不能太愛你，

不然我就不再愛榮譽了。（二十四頁）

譯者在曲折的文法面前，再度感到手足無措。在前二行中，他顯然沒有了解 such...as 的句法。在後二行中，他也未能看出虛擬態的用法。末行用平易的散文說，應該是 If I did not love Honour more (than I love you)。這首詩許多人都譯過，譯對的很少。正確的中譯如下：

但是這樣的善於變心，

卽令是你也要推崇；

我豈能愛你，情人，如此的深，